

孤筏重洋

〔挪威〕海雅达尔著
朱 启 平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孤筏重洋

【挪威】海雅达尔 著

朱启平 译

责任编辑：江 声

装帧设计：郦 渊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59,000 印张：7.75 印数：1—81,800

统一书号：10109·1442 定价：0.60元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理论.....	1
第二章	远征实现了.....	14
第三章	到了南美.....	39
第四章	横渡太平洋.....	72
第五章	半途.....	99
第六章	横渡太平洋	133
第七章	驶到南海群岛	176
第八章	和波利尼西亚人在一起	210

第 一 章

一个理论

有时你发觉自己处境异乎寻常。你是逐步地、十分自然地走进去的，一旦置身其中，你突然惊奇起来，质问自己究竟怎么会弄到这步田地。

举一个例，假如你和一只鸚鵡、五个同伴坐着一只木筏飘海，那迟早难免有一天早上你在海上醒来，说不定前一晚睡得比平常好些，开始这样思想了。

就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我坐着，在露水浸透的航海日记上写道：

——五月十七日。挪威独立纪念日。海面汹涌。顺风。我今天当厨子，发现甲板上有七条飞鱼，竹屋顶上一条乌贼，陶斯坦睡袋里有一条叫不出名字的鱼……

铅笔写到这里停住了，这思想就插进来了：这实在是一个古怪的五月十七日，真的，把什么都算上，也是最特别的生存状态。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如果我转向左看，我看到一望无际、蓝色的大海，嘶嘶作响的浪涛就在身边滚滚而去，永无止境地追逐总在后退的地

平线。如果我转向右看，我看到竹屋里面，日影纵横，一个长胡子的人仰卧着读“哥德”，他赤着脚，脚趾很谨慎地伸在竹屋的矮屋顶的格子里。这怪模怪样的小屋是我们大伙的家。

“班德，”我说道，一边说一边推开那想要栖息在航海日记上的绿鹦鹉，“你能告诉我吗？我们怎么会干上这样的事？”

“哥德”沉到大黄胡子底下了。

“我知道才见鬼呢，你自己最明白。这是你的倒霉主意，但是我觉得这主意真不坏。”

他把脚趾向上移了三格，继续专心看“哥德”。小屋外面甲板上，另外三个人在火烧般的太阳里工作。他们都半裸体，肤色棕黄，长着长胡子，背上盐水晒成一条一条的，看上去他们一辈子没有干过别的，只是在太平洋上漂浮着木筏向西去。艾立克从窟窿里爬着进来，手里拿着他的六分仪（在海上计算经纬度的仪器——译者）和一叠纸。

“西经九十八度四十六分又南纬八度二分——从昨天起一天航行顺利，伙计们！”

他拿起我的铅笔，在挂在竹墙上的海图上画了一个小圈。小圈一连有十九个，从秘鲁沿岸卡亚俄港起一直弯过来。这小圈是画在十九个小圈的顶端。赫曼、纳德和陶斯坦也兴冲冲地爬进来，看这新画的小圈。这表明我们比上一个圈离开南海群岛更足足近了四十海里。

“小伙子们，你们知道吗？”赫曼骄傲地说道：“这意味着我们离开秘鲁海岸已有八百五十海里了。”

“我们到达最近的海岛，还得走三千五百海里。”纳德谨慎地

接着说道。

“说得精确些，”陶斯坦说：“我们是在海底之上万五千英尺，月亮之下几英寻（一英寻等于六英尺——译者）。”

现在我们都明确地知道了我们是在哪里，我也能进一步猜测为什么我们会到这里。鹦鹉浑不关心，只想和航海日记打交道。海还是这样圆，这样被天空覆盖着，蓝上加蓝。

整个这件事可能是去年冬天开始的，在纽约博物馆一间办公室里。或者这事早十年就开始了，在太平洋中马克萨斯群岛的一个小岛上。除非东北风把我们更向南吹向塔希提岛和土阿莫土群岛，说不定我们就在这个小岛上登陆。在我心目中，我能很清楚地看见这小岛，岛上锯齿般的、赭色的山峦，顺着山坡一直长到海边的绿色丛林，沿着海岸的修长的椰子树在等待着、摇曳着。这小岛名叫法图黑伐；在它和我们之间没有陆地，它离开有千百海里，我们要漂过去。我看见那狭窄的奥亚山谷，一直延伸到海边；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怎样一晚又一晚，坐在那静寂的海滩上，一同眺望这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那时伴同我的是我的妻子，不是现在长大胡子的海盗们。那时我们是在搜集各种各样的生物，和一种已经灭绝了的文化的石像和其他遗物。

我完全记得，特别有一个晚上：那文明世界似乎变得不可捉摸地遥远、虚渺。我们在这岛上已经住了将近一年，是那里仅有的白人；我们决心放弃文明社会的好东西和与之俱来的坏东西。我们住在一间篷屋里，这屋是自己动手盖在海边椰子树下的木桩上的；我们吃的就是热带森林中和太平洋里出产的

东西。

就像往常一样，在那一天晚上，我们坐在月光下的海滩上，面前是海。我们心神清醒，胸中充满了环绕着我们的浪漫景色，不放过任何印象。我们鼻孔中装足了茂密的热带森林的香气和海水的咸味，静听风吹树叶和椰子树尖梢的沙沙声。每隔一定的时间，巨浪从海中直涌上来，把其他的声音都淹没了。巨浪冲上陆地，水花四溅，然后在岸边的卵石中分裂为一圈圈的泡沫。海水在千万块闪耀的卵石间咆哮着、轰响着、低鸣着，一直到后来撤退了，去结集力量，准备对这不可征服的海岸发动新攻击，一切才都又安静下来。

“这很奇怪，”我的妻子说道：“在岛的另一面从来没有像这样的浪潮。”

“没有，”我说道：“但是这边是迎着风的一面，在这边，海水总在冲击。”

我们还坐在那里欣赏着海。这海似乎总要表明，它是从东方，东方，东方翻滚而来的。是那永久不变的东风，贸易风，搅扰了海面，把它挖起来，滚向前去，滚过东方的地平线，滚到这里的岛上。在这里，海水的不断的前进最后被悬崖和礁石所击破了；而那东风，径自上升，越过海岸、森林和山岳，没遮没拦地继续西进，从这个岛到那个岛，直奔日落之处。

因此，从开天辟地以来，海洋的巨浪和高空的云堆，就总滚过这同一的东方地平线。到达这些岛上的第一批当地人民很知道这情况，现在岛上的居民也知道。能远飞的海鸟，每天出去捕鱼总是向东飞，到晚上肚子装饱了，翅膀飞累了，就随着

东风回来。就是树木和花卉，也完全依靠东风带来的雨水，一切菜蔬也都依靠它生长。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心里知道，在远远的东方地平线之下，云堆从那里升起的地方，便是南美洲开阔的海岸。小岛和南美之间没有别的，只有四千英里的大海。

我们注视飘动的云堆和在朦胧月光中起伏的海，我们静听一位老人说话。他半身赤裸，蹲坐在我们前面，俯视着一小堆冒烟的营火的馀烬。

“铁吉，”老人轻轻地说道：“他是神又是领袖。是铁吉带我们的祖先到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些岛上来的。在这以前，我们是住在海那边一个大国里的。”

他用一根树枝拨动炭火，不让它熄灭。老人坐着在想。他向往古代，对古代有深厚的感情。他崇拜他的祖先和祖先的事业。祖先事业延绵不绝，可以追溯到神的时代。他盼望和祖先恢复一脉相传的关系。老人台德塔是法图黑伐岛东岸已经灭绝了的种族的仅存者。他不知道他年纪多大了，但是看他那皱纹满布、棕黄坚韧的皮肤，就好像曾被风吹日晒了一百年似的。他是这些岛上少数几个人之一，这几个人还记得并且相信他们父亲和祖父讲的、关于太阳之子——波利尼西亚人伟大的领袖兼神人铁吉的神话故事。

当天晚上，我们回到盖在木桩上的小屋里，爬上床，老人台德塔说的关于铁吉和岛上居民老家在海那一边的故事，总是在我脑海里萦绕。我听到远处浪潮隐隐的吼声，这声音像是远古时代传来的，在那黑夜中，像是有什么话要说。我睡不着。

好像时间已经不存在了，好像铁吉和他率领的水手们刚刚在海滩下潮水中登陆。突然间我有了一个想法，我对我妻子说道：“你有没有注意到，热带森林中铁吉的大石像，很像南美已经灭绝了的文明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整块石像？”

我肯定地觉得，巨浪的吼声传来了赞同之意。然后，巨浪缓缓低落下去了，我也睡着了。

*

*

说不定这整个事情就这样开始了。不管怎样，因此就发生了一连串事情，最后是把我們六个人和一只绿鸚鵡放在南美洲海外的一只木筏上。

我记得，当我回到挪威，把从法图黑伐带回来的装着甲虫和鱼的玻璃瓶交给大学动物博物馆的时候，我是怎样震动了我的父亲，吓坏了我的母亲和我的朋友们。我想不再研究动物，要钻研原始民族。南海上没有解决的神秘激动了我。这一定要有一个合理的答案。我下定决心，要查出神话中的英雄铁吉的究竟。

在以后的几年中，巨浪和热带森林中的遗迹成了一种遥远的、虚无的梦，这梦成为我研究太平洋上各民族的背景和附属品。虽然原始人的思想和愿望是很难由一个书斋里的学生来正确判断的，但是那学生凭借他的图书馆书架子，就能比现代任何一个出门的探险家，旅行的时间更长些，地区更广些。科学的著作，最早时期探险的记录，欧洲和美洲博物馆里无穷尽的收藏品，供应了丰富的材料，我可以用来解决这个谜。由于白人在发现南美洲后首先到达太平洋上诸岛，从事各方面科学研

究的调查者，已经搜集了无数关于南海居民和居住在他们附近的人民材料。但是关于这些孤岛上人民的起源，以及为什么这一种族只遍布在太平洋东部所有的孤零零的小岛上，却一直没有任何一致的意见。

当第一批欧洲人终于冒了险，横渡这海洋中最伟大的海洋，他们惊奇地发现：就在大洋之中，有若干山峦起伏的小岛和平面的珊瑚礁，岛与岛之间，岛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之间，大都隔着广阔的海洋。而且每一个岛上都已有人居住，这些人比欧洲人早来。身材高，面貌漂亮。他们带了狗、猪和家禽到海滩上来欢迎欧洲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使用的语言，别的种族都不懂。白人老着脸皮自称为这些海岛的发现者，却发现现在每一个有人烟的岛上，都有开垦了的土地、村庄、寺院和小茅屋。在有些岛上，他们还发现古老的尖塔、铺平的道路、四层楼高的雕刻石像。但是对这全部神秘情况，却没有解释。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谁都可以保险说，对这些谜的答案之多，几乎和研究这问题的著作的数目相等。各方面的专家曾提出各不相同的解答，但是这些见解，后来往往被在另一方面钻研这问题的专家，以合乎逻辑的辩论来驳倒。马来亚、印度、中国、日本、阿拉伯、埃及、高加索、阿特兰提斯岛，甚至于德国和挪威，都曾郑重其事地被标榜为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国。但是每次都出现了带有决定性质的阻碍物，结果是把整个问题再度投入熔锅。

科学停步的地方，想象力开步走了。复活节岛上神秘的整块石像，这极小的岛上的其他一切不明来历的遗物，是处在最

靠东方的太平洋上群岛和南美洲海岸之间。这情况，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许多人注意到，复活节岛上发现的东西，在很多方面和南美洲史前文化遗物相似。说不定以前海上有陆地相通，而后来陆沉了？说不定复活节岛，以及南海上有着同样遗物的其他所有的群岛，是一片沉没了的大陆露出海面的残尖？

在普通人中间，这是一个很流行的理论和可以接受的解释，但是地质学家和其他的科学家并不同意。尤其是动物学家，从研究南洋各岛的昆虫和蜗牛中，就能很容易证明：从人类有史以来，这许多岛的情况就像今天的那样，彼此完全隔绝，也和周围的大陆完全隔绝。

因此，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地了解到：原来的波利尼西亚人一定在某一时期，不管他们是否出于自愿，曾漂流到或者行驶到了这些遥远的岛上。更仔细地观察了南海的居民，就能发觉，他们之来，不会是很多很多个世纪以前的事。因为，虽然波利尼西亚人散布在海上的居住区域比整个欧洲还大四倍，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各个岛上发展各自不同的语言。从北边的夏威夷到南边的新西兰，从西边的萨摩亚到东边的复活节岛，相去都是好几千海里，但是所有这许多彼此隔绝的同族人，却使用同一语言的方言，我们称这种语言为波利尼西亚语。

当地人民在复活节岛上保存几块木板，上面有不可辨认的象形文字，他们自己和其他任何人都不认识。除此之外，所有的岛上都不知有文字。但是他们有学校，校中最重要的事是诗意的历史教育。在波利尼西亚，历史和宗教是二而一的事。当地人民是祖先崇拜者，他们崇拜他们已去世的领袖，一直崇

拜到铁吉的时代，至于铁吉本人，他们说他是太阳之子。

几乎在每个岛上，有学问的人都能历数各岛的领袖的姓名，一直数到岛上初次有居民的时候。为了帮助记忆，他们常用绳子打上一套复杂的绳结，就像秘鲁的印加印第安人做的一样。现代的科学家人曾从各个岛上搜集了当地所有的家谱，发现在姓名上和世代的数目上，彼此的相同，达到惊人的正确程度。将波利尼西亚人的世代平均每代作为二十五年，便能发现在约公元五百年前，这些南海岛上是没有人的。后来一直迟到公元一千一百年，还有另一支移民，也到达这些岛上，这是可以从岛上一种新的文化浪潮，一连串新的领袖的名字中看出来的。

这些后来的移民是从哪里来的？似乎难得有几个调查研究者考虑到这一决定性的因素：这样迟才到这些岛上的人是石器时代的人。这批航海者虽然有他们的智慧，在其他各方面也有着惊人的高度文化，但是他们在足迹所及的岛上，遍布着他们带来的某种石斧和若干其他有石器时代特征的工具。我们一定不能忘记，除却一些居住在原始森林中与世隔绝的人，以及若干落后民族，在公元五百年或一千一百年间，全世界的文化，没有一处的生产力还停留在石器时代，唯一的例外是新大陆。在那里，直到被发现时，就是在最高的印第安文化时期，最低限度还完全不知道用铁，而是用着像南海岛上所用的，同一式样的石斧和石制工具。

这样的印第安文化，是波利尼西亚人最近的东邻。在西邻居住的尽是黑人的远亲：澳大利亚和美拉尼西亚的黑皮肤原始人民。离开他们更远的是印度尼西亚和亚洲的海岸，那里的石

器时代早过去了，说不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都过去得早。

于是我的猜测和注意越来越离开旧大陆——很多人在旧大陆上搜寻过而一无所得——转到已知和未知的美洲印第安人文化方面，在这方面至今还没有人重视过。而在正东最近的海岸上，今天那里是南美的秘鲁共和国，国境从太平洋沿岸连到山区，如果你到那里去寻找，就不难发现许多迹象。曾经有一支至今不知究竟的人民，在那里居住过，建立了世界上最奇特的文化之一，然后，在很久以前，他们突然不见了，像是从地面上被抹去了似的。他们遗留下来巨大的、雕刻成人形的石像，就像在皮特克恩岛、马克萨斯群岛和复活节岛上的石像；他们遗留下来一层层构筑上去的巨大的尖塔，就像在塔希提岛和萨摩亚岛上的尖塔。他们用石斧从山上开凿出来大石块，大如一节火车车厢，比大象还重，搬运好几里地，运到各处，竖立在那里，或者一块上面叠一块，叠成大门、巨垣和高台，和我们在太平洋中若干岛上所找到的完全一样。

当第一批西班牙人到秘鲁的时候，印加印第安人的伟大帝国是建筑在山区里的，他们告诉西班牙人，这些荒凉地立在田野中的巨大纪念物，是由一种白皮肤的神建立的；白皮肤的神，在印加人成为统治者以前，就曾在那里住过。这些已经消失了、的建筑家，被形容为聪明平和的教师，是很久前开天辟地的时候从北方迁来的，曾教导印加人的祖先建筑、农业以及礼节、风俗。他们皮肤是白的，长胡子，不像印第安人，身材也比印加人高。后来他们突然离开秘鲁，印加人就统治了全国。这些白人教师永远从南美洲海岸上消失了，横渡太平洋向西逃去。

凑巧的是，当欧洲人到达太平洋上各岛时，很是吃惊。他们发现许多岛上的人皮肤几乎是白的，长着胡子。在许多岛上，他们发现有的全家人和别家不同，有着极淡的皮肤，头发从红色到金黄色不等，蓝灰色的眼睛，几乎像是犹太人的鹰钩鼻子的脸。这和真正的波利尼西亚人差别很大。真正波利尼西亚人是金黄色的皮肤，乌黑的头发，相当平扁的软鼻子。这些红头发的人自称为“尤罗胡克”，说他们是岛上第一批领袖们的直系后裔；这第一批领袖们都还是白皮肤的神，例如台格洛亚、凯恩和铁吉等人。关于神秘的白人最初的岛民就是从他们传种接代下来的神话，在波利尼西亚到处流传。一七二二年罗吉文发现复活节岛时，他惊异地注意到，岸上人群中有他所谓的“白人”。复活节岛上的人，自己还能数出他们的白皮肤的祖先，一直数到铁吉和霍图·马塔时代，那时候，祖先们“从东方太阳如火烧的山岳地带”扬帆渡海，初次到达岛上。

当我追寻材料时，我在秘鲁发现了文化、神话和语言方面意外的迹象，这便迫使我更深地往下挖，更集中精力地去追查波利尼西亚族的神——铁吉的发源地。

我找到我想找的东西了。我是在坐着阅读印加关于太阳之王维拉科查的神话。维拉科查是秘鲁的神话般的白人的最高领袖。我读到：

……维拉科查是一个印加(克家)名字，因此是一个相当近代的名字。太阳之王维拉科查原来的名字，在秘鲁古代似乎比较常用的，是康铁吉或是伊拉铁吉，意思是太阳铁吉或是火铁吉。康铁吉是印加神话般的“白人”的大法师和太阳之王，他

在的的喀喀湖畔留下了宏大的遗迹。神话上说，这些长胡子的神秘白人，被一个从科昆坡山谷来的名叫卡里的领袖攻击。在的的喀喀湖中一个岛上打了一仗，白种人被屠杀了，但是康铁吉自己和他的亲信逃走了，后来到了太平洋海岸，最后他们从那里漂海西去，不见了……

我不再怀疑，那白皮肤的领袖兼神——太阳铁吉，印加人宣称是他们的祖先把他逐出秘鲁赶到太平洋上的，就是那白皮肤的领袖兼神——太阳之子铁吉，东太平洋群岛上的居民都欢喜地称他们为他们的始祖。太阳铁吉在秘鲁的生活详情，以及绕着的的喀喀湖的许多地方的古代名称，在太平洋群岛居民中流传的历史神话里，又不时出现。

但是，在波利尼西亚各处，我发现了材料，证明这支康铁吉领导的爱好和平的种族，没有能够很久地把海岛单独占有。材料证明，像中世纪海盗船那样大的、能航海的独木战艇，一对一对地扎联起来，曾载着新大陆西北部的印第安人，漂海到夏威夷，更向南漂到其他各岛。他们和康铁吉的种族混了血，为岛国带来了新的文化。他们便是约在公元一千一百年才到波利尼西亚的第二批石器时代人，他们没有金属，没有烧制陶器的本领，没有轮子、织布机和耕种五谷的技术。

因此，当一九四〇年德国人侵入挪威的时候，我正在英属哥伦比亚西北海岸印第安人聚居地中，发掘有古代波利尼西亚作风的石刻。

*

*

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洗刷营房的楼梯，擦皮靴，无

线电学校，降落伞——到最后是一支摩尔曼斯克的护航队到芬马克，在那里，整个冬天，长夜漫漫，太阳神缺位，讲究打仗的战神统治着。（这一段是说作者自己参加了军——译者）

和平来临，到了有一天，我的理论已经成熟。我一定要到美国去，发表这个理论。

第二章

远征实现了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在南海小岛上一堆篝火畔，一位当地的老人坐着讲述他本族的神话和故事。许多年之后，我又和一位老人坐在一起，这次是在纽约一所大博物馆楼上一间光线暗淡的办公室里。

我们周围是陈设得很好的玻璃柜，柜中放着古时的陶片——引入古代迷雾中的证迹。沿墙排列着书。其中有若干本作者是一个人，而读者难上十个人。那位老人，这许多书他都读过，也写过几本，满头白发，富于幽默，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可是这时我一定是触犯了他，因为他不安地抓着椅子的靠臂，看上去好像他正一人玩牌玩得有趣，我来打扰了他似的。

“不，”他说：“决不！”

我想象，如果有人敢于证明明年的圣诞节是在仲夏日（六月二十四日——译者），圣诞老人听见了所表露的神情，就会和他的一样。

“你错了，绝对错了！”他说，并且忿怒地摇着脑袋，拒绝我的意见。